# 甘露寺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深巷幽兰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甲 演出哪，不论是说、学、逗、唱、耍、变、练，在台上演出就得要感情充沛，精神百倍。乙 当然了。甲 演出以前必须有一番思想准备。乙 是啊。甲 咱们要演什么，说什么，唱什么？想完了一遍儿，找个清静的地方一坐，闭目养神，会抽烟的点支香烟，不会吸烟...*

甲 演出哪，不论是说、学、逗、唱、耍、变、练，在台上演出就得要感情充沛，精神百倍。

乙 当然了。

甲 演出以前必须有一番思想准备。

乙 是啊。

甲 咱们要演什么，说什么，唱什么？想完了一遍儿，找个清静的地方一坐，闭目养神，会抽烟的点支香烟，不会吸烟的倒杯茶一喝。

乙 是啊。

甲 在那儿一坐，培养上场情绪。

乙 您瞧瞧。

甲 想了一遍儿有了准备了，出来的时候往台上一站，特别的精神。

乙 嘿。

甲 嘴里头说出词儿来也准，有把握。

乙 应当这样儿。

甲 就怕上场以前没准备，还闹啦，玩啦，出来站这儿就得说话，迷迷糊糊的头两句想不起说什么来。

乙 有这事？

甲 哎，也不仅是咱们演出，就是戏曲演出也照样儿。上场要唱了，这主儿准备不好，不时在台上就出错儿。后台闹着玩儿带台上去了。有这个情况啊，有一次我到一个戏班儿后台去串门儿，那天唱的是《失空斩》。

乙 好戏。

甲 那位是后台班底零碎活儿，唱三花脸的，头里是探子，后赶老军，扮好了戏了，坐在后台拿黄雀儿在那摆弄着玩儿。

乙 噢。

甲 管事的过来：“嗨嗨嗨撂那儿！盯着场上的活儿，别玩儿。”他还就玩儿：“没关系，耽误不了，看我这黄雀儿怎么样？”管事的成心气他：“你这黄雀儿啊，不怎么样，母子！”

乙 好嘛，这养活鸟的连公母都看不出来！

甲 雀鸟是母子不叫唤。

乙 是啊。

甲 这主一听：“什么母子？它是母子当时我给它摔死！”“甭摔，养着吧，是条性命。”

乙 还接着气他。

甲 正这说着呢，旗牌就下来了，探子得上。

乙 当然了。

甲 正词儿是这么一句：“报——马谡失守街亭！”

乙 他哪？

甲 他让管事的给气晕了，把戏词儿忘了，把这事想起来了。

乙 说什么呢？

甲 “我这会是母子？好，回来再见！”你听这话！

乙 是有点儿气人。

甲 可气，等我下来再说。“报——报丞相，他说我那黄雀儿是母的！”

乙 这叫什么戏词啊？！

甲 诸葛亮一听这词儿愣了。

乙 是得愣喽。

甲 “啊？什么？”“报丞相，您不知道后台张老蔓说我黄雀是母的！”诸葛亮一听：“你怎么还找补呀？我一问你怎么回事？你说戏词儿，我好告诉你再探哪！”

乙 对呀。

甲 你这儿报母子，我叫探母子干什么去？

乙 也没有那么句戏词儿呀！

甲 就说是，后台开玩笑闹着玩儿弄到场上来了。

乙 不留神这是。

甲 别外还有台上演出精神不集中，思想开小差儿，也照样也错儿。

乙 出什么错儿呀？

甲 极容易会出现忘词的情况。

乙 这忘词的情况避免不了哇。

甲 那是啊。

乙 词多了，这一大段儿有三十句五十句百八十句的，备不住错个一句半句的或者忘一句。

甲 你说他词句多备不住忘了，这还情有可原，词儿少了，一句词儿怎么样？也忘。

乙 没听说过，一句还有忘的？

甲 有这个情况嘛。

乙 什么戏？

甲 这出戏是《法门寺》。

乙 啊，他去谁呀？

甲 他去那个老方丈。

乙 《法门寺》里那和尚。

甲 《法门寺》的和尚。贾桂一喊：“校尉的！摆驾法门寺呀！”说完了，刘瑾、老太后连龙套转圆场儿。

乙 是啊。

甲 转到中间，老和尚由下场门出来有一句词儿。

乙 原词儿是？

甲 “法门寺的和尚，迎接千岁！”

乙 噢，这是戏里的原词儿。

甲 这对了，就这句词儿他老先生给忘了，忘了临时抓吧，结果抓了一句：“法门寺的千岁……法门寺的千岁迎接和尚！”

乙 啊！像话吗？

甲 当时琢磨半天，想起来了法门寺的千岁迎接和尚，刘瑾跟贾桂一听，不错，咱们都出家了。

乙 演出的时候，这也太不认真了。

甲 后台一琢磨，这一句台词儿忘了，也许他一大意不注意，晚傍场又换了一出戏给他派了个角儿，词句比较多。

乙 噢，这行了。

甲 派戏的觉得词儿一多他就得经心了，结果晚傍场词儿多了，也给弄砸了。

乙 这是什么戏呀？

甲《打渔杀家》。

乙 这是熟戏呀。

甲 他去教师爷，比武的时候有这么两句。

乙 说什么呢？

甲 “光说不练是嘴把式，光练不说那是傻把式！”

乙 噢。

甲 一张嘴儿，他就给说错了。

乙 说什么呀？

甲 “呔！我告诉你……哎光说不练傻把式，光……”好嘛！头一句错了。

乙 太不像话了。

甲 出现忘词儿。

乙 噢。

甲 这台上不只有忘词儿，台上忘什么的都有，五花八门。

乙 还有忘别的？

甲 哎，有的忘了腔的，有的忘了动作，甚至唱老生的在上场以后这胡子忘了戴了。

乙 你要说别的忘了我还信，胡子可忘不了。

甲 怎么？

乙 头一样儿说在这儿戴着正看。

甲 噢，正看，正瞧，一伸手也许碰上。

乙 是啊。

甲 他因为临时太急，马上得上场，要不出去这个戏满砸了，忙着上场，就这一急把胡子给忘了。

乙 有这么句话嘛，救场如救火呀！

甲 这是啊，这天演的是《甘露寺》。

乙 噢，他演谁？

甲 他唱老生的、头里乔玄后赶鲁肃，乔玄的活儿下来了。

乙 是啊。

甲 觉着鲁肃闯帐《回荆州》的时候，还得老半天的啦，他就卸了妆出去遛了。遛了一大圈儿，美美滋滋逍遥自在地回来了，进后台门，刚往那儿一坐，就听台上——可糟了，周瑜坐大帐已经道上白了，末一句话念完了鲁肃就得出去闯帐。

乙 到哪一句他该上场呢？

甲 有这么一句：“众将官！随领本督追赶刘备去者！”这鲁肃应该叫板：“且慢哪！”叫完了，鼓佬一开[四击头]：大台，吭吭！才嘟吭才吭！跟着上场正好。

乙 噢。

甲 他一听这白眼看要道完了……

乙 他还没穿好衣服哪！

甲 着了急了，赶紧勒水纱，系网子，穿胖袄拿官衣儿，登彩裤穿靴子，这纱帽拿过扣上，瞧着镜子，刚要系带儿。

乙 怎么样？

甲 周瑜的末一句白出来了。

乙 哪句？

甲 “众将官，随领本督追赶刘备去者！”他一听：哎哟坏了，这儿就得叫板了：“且慢哪！”

乙 嘿！

甲 就着这工夫把带给系上了。

乙 还真好。

甲 叫完板，鼓佬一下签子：大台！他一听就得出去了。

乙 是啊。

甲 一掀这台帘！吭吭，才嘟吭！

乙 嗯？

甲 还真出来了。

乙 行了。

甲 胡子忘戴了。

乙 没听说他戴胡子嘛。

甲 自己不知道，跟着家伙点儿往前走到小面儿这块儿，到台上一偏身，正让周瑜坐里边瞧见了……

乙 怎么？

甲 周瑜心里说：怎么了这位，惦记什么了这是？迷迷糊糊这胡子没戴上就出来了！你戴上胡子进来是鲁肃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没戴胡子你是谁呀？你跟我说话我怎么办哪？周瑜替他着急也在想办法弥补这个漏洞。

乙 是啊。

甲 这工夫台下观众也瞧出来了。

乙 那能瞧不出来，熟戏呀。

甲 “哎呀哈！好！”“哈！嗬！”

乙 能不给叫倒好吗？

甲 “哎，太好了，好鲁肃！”（天津口）“哎呀，这鲁肃太哏儿了，越活越年轻了。”“哎嗬！今儿鲁肃见漂亮，把脸给刮了。”“好！通！”这么一通，那么紧跟着就来“搭”，刚要起哄，前几排站起一位老大爷来。

乙 啊。

甲“老几位别闹别闹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几位听戏来了，我也是到这儿听戏来了，咱可别起哄，台上这鲁肃啊错了，他应该戴胡子他没戴，没戴胡子就出来了，你这一‘通’，那边一‘搭’，一叫倒好一起哄，这鲁肃就这热乎劲儿就下去了，他下去戴上胡子再出来你可没辙。”

乙 噢。

甲 “告诉你们谁也别起哄，谁也别言语，咱们到底瞧他怎么办？”

乙 嚯！这主意可太损了。

甲 他这儿说完台下就静了，鸦雀无声，去鲁肃的也纳闷儿呀。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每天我出场台下有效果，有人鼓掌，自动今天没动静？这工夫弦儿一响就得唱了。

乙 噢。

甲 “哎，不好了！唉！”（唱）“明明知道刘备呀走，都督苦苦做对头哇，凡事若不早料就，中计方知失智谋啊，急急忙忙进帐口，见了都督说从头哇。（白）啊，都督，那郡主与刘备回荆州乃是正理，你将他赶回是何因由哇？”

乙 嗯。

甲 周瑜有一句正词儿。

乙 原词儿是？

甲 “将他赶回，囚死东吴！”

乙 噢。

甲 这是正词儿，周瑜正词儿没说。

乙 说什么呀？

甲 改了：“啊！慌里慌张，闯进大帐的是何人？”

乙 这戏可热闹了。

甲 当时鲁肃一听这气呀！嗬！这戏唱得周瑜不认识鲁肃了，问我是何人？甭问这是跟我搅啊！你开搅我不搅，我规规矩矩地唱，唱完了到后台找管事的咱问问，你这是哪国词儿！

乙 是啊。

甲 不知道我是谁呀？给你露一手儿！他打算要一托这胡子，耍眼神儿来个帅劲儿要个好儿：“启禀都督，我就是鲁肃啊！”

乙 要来一这个。

甲 来个帅劲儿，他不知道没戴胡子。“慌里慌张，闯进大帐，你是何人？”“哼！啊启禀都督，我就是鲁……我……”

乙 怎么样？

甲 这手一摸光秃秃什么也没有。

乙 哎呀。

甲 把词儿改了：“我是鲁肃的儿子！”“看小小年纪，要你无用，唤你爸爸前来！”“唉，得令啊！”又回去了。

乙 回去了！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